

Zhong Xi Fang

Wen Xue Shen Mei Man Bu

梁燕丽
著

中西方 文学审美漫步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中西方文学审美漫步

梁燕丽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西方文学审美漫步/梁燕丽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3. 9
(刺桐花文丛. 第2辑/陈志泽主编)
ISBN 7-80640-893-2

I. 中… II. 梁… III. 文艺美学—对比研究—中国、西方国家 IV. I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1127 号

中西方文学审美漫步

作者:梁燕丽

责任编辑:陈小培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-7536724

印刷:泉州晚报印刷厂

邮编:362000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140 千字

印张:6.38

插页:2

版次: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893-2/I·609

总定价:190.00 元

本册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谨以此书

献给我的母亲黄麒麟(妙音)女士

自 序

书稿完成时，我踌躇再三，没有请人写序。原因是如今这世上的人个个都很忙，写序必得看完全书，我何德何能，怎敢劳人为我做这样费精神的事。况且这书份量也轻，只是我这几年，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一些习作，称不上有什么学术水平，只不过是阅读古今中外名著时一己之心得，用清浅的文字记下的一点东西，学术随笔似的，并不能称得上严格标准的论文。写时也只希望它像一条清亮的小溪，或一汪清澈的泉水，让有缘和它心目相遇的读者，受到一丝的滋润。

但，“文章是自己的好”。《中西自然诗美的比较》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题。因为中国古代有极为丰富且成就很高的自然诗。且不说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里的自然山水的描写，作为一种比兴手法成为诗歌创作最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；魏晋南北朝开始，山水自然诗的创作成了专门的诗类，谢灵运的山水诗、陶渊明的田园诗已是千古独步；盛唐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等的山水诗派，更是蔚为大观；而李白、苏东坡、陆游等诗坛大家也以丰富的作品为山水诗创作

增添了异彩。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自然诗创作传统，因为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。无论是道家、儒家还是佛禅，都有自己的天道自然观，在根柢上都崇尚以自然为鹄的人生理想。作为中国本土文化，以至发展为本土宗教的道家，更是高标自然无为，提倡重自然、轻人事的归隐生活。因此中国诗人，乃至中国人继承的是这样一份悠远的心灵。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、亲善、融合的关系，也应是今天以至将来，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。西方到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，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，以及雪莱、济慈等浪漫主义大诗人，也十分热爱自然，呼吁回归自然，并创作了大量的自然抒情诗。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中西自然诗的相同和不同之处，从而深入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，这也是文学永恒的话题之一。

加夫列拉·米斯特拉尔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南美洲女诗人。她于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获奖理由是，她那慈母般的手酿制的饮料，使世界人民受到创伤的心灵不再饥渴。我的导师赵振江先生把米斯特拉尔译介到中国，师母段若川老师又著了一本优秀的传记《米斯特拉尔——高山的女儿》。他俩说我研究米斯特拉尔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因此他们给了我许多第一手材料，我一气呵成写出了《诗人·女人和大地》这篇硕士学位论文。我是用整个生命去体验和解读米斯特拉尔的，所以亦可谓“吐纳英华，莫非情性”，但愿读者诸君也能喜欢。

此外的那些篇章，多为我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考试论文，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科任老师，是他们在课堂上喷珠溅玉，给我以启发和滋养，又是他们给我较好的成绩，使我有信心和勇气将之变成一篇篇初具模样的论文。《红豆

的叙事话语》，应感谢洪子诚老师对宗璞的作品和上个世纪50-70年代的叙事问题的讲述；《为诗意地栖居着的人画像》，应感谢曹文轩老师对汪曾祺作品的分析；《孤独与爱情》，应感谢赵德明老师对《百年孤独》的讲解；《打破幻觉》《生存于现实与荒诞之间》，应感谢李昌珂老师对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和卡夫卡作品的颇有启发性的解读；

《活路、出路》应感谢沈石岩老师对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介绍；《中西自然诗美的比较》和《夏多布里昂的风格》，应感谢葛雷老师精彩的授课。《春风试手先梅蕊》是我1992年至1996年在巴金研究所工作期间，得以巴金先生亲笔签名赠书《春》，我以虔诚之心仔细研读后写成的一点思考。《心切民物，笔底波澜》是解读我最崇敬和爱戴的家披云伯的歌行体长诗《番客谣》的感想。家伯梁披云先生德高望重，享誉海内外，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（披云伯的知音者）说：

“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长。先生之高风亮节，彰彰在人耳目。独先生之文章殊尚隐而不彰，我辈知先生者，决不应任其如此。”我受先生教诲、影响及恩泽最深，我对先生亦是高山仰止，心悦诚服，我想为他写点什么，但终于没能写好。

整本论文集虽不成熟，但记录了我的成长过程，是我追求学问的道路上或深或浅的足迹。“昨夜春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在这人生追求的第一个境界，所幸的是我并不那么孤独。我应该感谢那些关心我、爱护我，给我鼓励和帮助，甚至用他们的光彩照亮我的那些人。我的父亲梁天成，弟弟梁明瑜；我的领导和师长谢如俊、洪申我、方航仙、陈志泽等诸位先生；我的良师益友 Dr. Damian Shaw。他们或认真读过并给过我宝贵的意见，或亲笔帮我做过一些文字上的修改，或给过我许多鼓励，在此一并致谢

了！

书名为《中西方文学审美漫步》，只表明我初涉文学殿堂留下的几个浅浅脚印而已。因我才疏学浅，只能走马观花，浅尝辄止。至于博晓古今、学贯中西做大学问的境界，我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。

梁燕丽

2003年9月20日于黎明大学宝觉山

目 录

- [1] 自序
- [1] 中西自然诗美的比较
- [52] 诗人，女人和大地
- [110] 心切民物 笔底波澜
- [118] 春风试手先梅蕊
- [131] 为诗意地栖居着的人画像
- [137] 《红豆》的叙事话语
- [146] 林清玄散文的文化底蕴
- [154] 活路，出路
- [161] 夏多布里昂的风格
- [168] 孤独与爱情
- [177] 打破幻觉
- [185] 生存于现实与荒诞之间

中西自然诗美的比较

引 子

自然，是审美的对象，是自由的元素，是永恒的象征。它以其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使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开阔了心胸，感悟了生命，获得了审美的境界和宇宙的意识。面对自然，中国诗人陈子昂发出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慨叹。法国文学大师普鲁斯特说：“置身于阿尔卑斯山脉时，呼吸这个平时不引人注意的行为也会给人一种永恒的快感。”……翻开卷帙浩繁的史册，自然的赞歌，是中西文学最美的旋律之一。

一、陶渊明与华兹华斯

提起自然诗，在中国，人们不会忘记东晋时代的大诗人陶渊明，在西方，不能不涉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。陶渊明和华兹华斯都非常热爱自然山水，把自己整个生命放顿于大自然的湖光山色，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人生的超越，并用美丽的诗行书写了自己这份独特的生命情怀，成为中西自然诗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诗人。

中国学者一开始翻译和介绍华兹华斯的诗歌时，就把他比作中国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。^①美国人在编译陶渊明的

诗作时，也认为这位中国古典诗人乃是 19 世纪英国华兹华斯精神上的祖先。⁽²⁾但是，当我们细读他们的自然诗时，不仅在感性上获得细微的差异，而且在知性上发现根本的不同。让我们举其两首著名的代表诗作为例，具体比较其异同。

1. 《饮酒·结庐在人境》与《早春遣怀》

饮酒·结庐在人境 ⁽³⁾

——陶渊明

结庐在人境，
而无车马喧。
问君何能尔，
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，
悠然见南山。
山气日夕佳，
飞鸟相与还。
此中有真意，
欲辩已忘言。

早春遣怀⁽⁴⁾

——华兹华斯

我躺卧树林之中，
听着融谐的千万声音，
闲适的情绪，愉快的思想，
却带来了忧心忡忡。
大自然把她美好的事物，
通过我联想人的灵魂，

而我痛心万分，想起了
人怎样对待着人。

《饮酒·结庐在人境》是一首最能代表陶诗风格的诗，也是很能代表中国山水诗境界的诗。在这首诗中，不仅自然景色美妙绝伦，万千融谐，而且诗人俯仰之间，皆随自然。诗人住在熙熙攘攘的人境尘寰，却没有喧嚣和噪动的困扰，如何能这样呢？“心远地自偏”，因为诗人有着高远的追求和坦荡的胸襟，不以尘俗为念，一生独爱自然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这一千古传颂的名句，简单明了、平静如水却又耐人寻味。《陶渊明诗文汇评》一书中，关于此句的评注多得不胜枚举，而数苏东坡的品读最为独到：“因采菊而见南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，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，则此一篇神气皆索然矣。”⁽⁵⁾真是一字之差，相去十万八千里。用“望南山”，则作者心有所求，刻意去看，与“悠然”二字格调不相谐。“见”字则境与意会，人随物化，是陶渊明的真性情，中国自然诗的真境界。诗中进而写山林夕照中翩翩归来的鸟儿：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魏晋六朝诗人常借“归鸟”抒发自己悲怆的胸怀，在陶潜的笔下，“鸟”更是一个经常出现，寄托身世的意象。例如，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”，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，“羁鸟念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等等。此时此刻，在这山林夕照中，邂逅相遇的一群飞鸟，既是诗人的新相知，也是旧相识。“飞鸟”晨出夕归，与诗人结庐人境，归隐躬耕有一份无言的默契。这自由自在，翩翩归来的飞鸟，不就是在归隐中悠然自得的诗人自己吗？目送飞鸟，诗人也在物我两忘中仿佛振翼而起，和鸟儿一起自由地遨游在田地之间。人、鸟、山林、人庐，四者之间诗人创造了一个和谐

统一的世界，而全无刻意之痕迹。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，这最后一句是艺术境界的高度概括，“忘言”二字原出自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：“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⁽⁶⁾“欲辩已忘言”是中国山水诗的一种美学追求。诗人在作品中不作任何智性的解说，而是让自我深藏不露，了无痕迹，让山水自然得到呈现，一派天机，一片空明，诗人与物化一，表里澄澈，以涵映万千世界生机勃勃的自然律动，从而进入生命自由的境界。陶渊明的《结庐在人境》就是臻于这种完美的境界。全诗读来无比清新真切，是中国山水诗的代表之作。

华兹华斯的《早春遣怀》也极力赞美大自然的和谐、美丽，处在自然之中的闲适与愉快；但自然景致只是作者思想情感的陪衬。诗人一方面沉浸于自然环境的美妙，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忘记自我的存在，以及与自然相对立相比照的整个人类社会的“存在”。诗人从美好的自然景物联想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丑恶，思索着“人怎样对待人”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。

华兹华斯对大自然抱有厚爱，并在诗歌中尽情地歌咏自然。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的执着热爱以及从自然中获得快乐，以自然启迪人生并拯救灵魂的思想，使他成为19世纪浪漫派诗歌的重要代表。马修·阿诺德评价华兹华斯说：“似乎自然不仅提供给他写诗的素材，而且为他而写诗。”⁽⁷⁾黄果忻先生说：“他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，……认为大自然能够启迪人性的博爱和善良的感情。而且，融合在大自然之中能够使人得到幸福。”⁽⁸⁾诚然，华兹华斯大量的诗作表现了他对大自然中欣悦，甚至狂喜的心态。但是，“华兹华斯并不是一位单纯为赞美自然而写作的诗人。他希望在自然中探

求生活的真谛，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解决人生问题的途径。他不是为逃避社会现实而转向自然，他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才投向自然的。”^⑨美籍学者叶维廉先生认为人生哲学问题才是华兹华斯诗歌的主题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在华兹华斯眼里，自然具有包含着宇宙精神和上帝恩德的非凡灵性；通过自然，他获得对终极真理、道德感化、崇高理想的深刻领悟和把握。在他的自然诗中，他期望对人类、自然、神性这三者关系的探索，叩开通往人生与人性理想之国的大门。所以，他既是个自然诗人，也是个人性的诗人，他并不是忘却自我，融入自然，而是试图建立起一种自然精神；从而能恢复人性，拯救人性，他关注的中心还是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的自我和人类社会。这是西方自然诗的一种传统，《早春遣怀》就代表了这种风格。

那么，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？从诗歌美学角度分析，让我们借用王国维《人间词话·意境说》中的两个概念便能很好地将之分辨清楚：即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。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所创造的意境属于“有我之境”，陶渊明的自然诗则创造了“无我之境”。

2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‘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’，‘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’，有我之境也。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，‘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’，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；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”

首先，有我之境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流露，作者移情入景，景物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，所表现的感情比较具体、

确定和强烈。以华兹华斯为首的欧洲浪漫派诗人是“大自然的崇拜者”；同时，他们推崇个性解放，推崇自我意识，通过想象和情感，把自我延伸到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中去。那个在自然中穿透一切的上帝的精神，实质上就是他们在大自然里无限扩张了的自我。他们在高山大海面前感到的崇高感，勿宁说是对自我意志的一种崇敬。也就是康德所说的：“对自然的崇高感就是对我们自己使命的崇敬，通过一种‘偷换’的办法，我们把这崇敬移到自然事物上去（对主体方面的人性观念的崇敬换成对对象的崇敬）。”⁽¹⁰⁾康德对大自然崇高感的分析，后来发展成在西方美学中很有影响的“审美移情说”（the theory of empathy）。这种美学观就是建立在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创作基础上的。浪漫派诗人在对大自然壮美景物凝神关照时，把自我意志和自我感情都倾注在关照的对象里，创造的就是王国维所说的“有我之境”；而无我之境，作者比较客观冷静地描绘景物，情感隐约深藏，主体和客体，人与自然处于高度的和谐统一。中国传统诗学反对情感过于直露的表达和无节制的宣泄，崇尚蕴藉含蓄、中和之道的人生理想和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。王国维举例为无我之境的陶渊明的《饮酒》和元好问的《颍亭留别》中的诗句，首先从语法结构来看，都是没有主词的句子，这一点与西方诗句一般都有主词就有显著的不同。前者“采菊东篱下”，如果说此中尚有一个发出动作的隐约的主人公“我”，那么这个“我”几乎是个无欲、无私、无功利之念的“我”，冲淡而超脱，似乎已经和自然同化而不复存在了。后者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描绘颍水河上游平野空旷的自然景色，更是通过物态闲暇的澹澹寒波和悠悠白鸟的展现，让读者自己去吟咏体会，意蕴含蓄，情致淡远，物

我化一。

王国维紧接着说有我之境“以我观物”，无我之境“以物观物”。“以我观物”“物皆著我之色彩”。“以物观物”“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。以物观物即我融入物之中，物我同一，比起以我观物有时更能洞烛事物之妙，曲达人情之微，以致于超凡脱俗，妙造自然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世俗中人都能达到此等境界。魏了翁在《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》中评价陶渊明：“以物观物而不牵于物，吟咏情性而不累于情，孰能如公者乎？”钟嵘《诗品》称陶渊明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。诚然，陶渊明不满社会现实特别是鄙弃官场和政治，而归隐自然，是中国第一个能够真正淡薄名利，具备“以物观物”的胸襟，所以能写出许多平淡隽永之作的诗人。叶燮在《原诗》中说：“陶潜胸次浩然，吐弃人间一切，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，诗家之方外，别有三昧也。”^①沈德潜的《说诗啐语》也说：“陶潜胸次浩然，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，唐人祖述者，王右丞有其清腴，孟山人有其闲远，储太祝有其朴实，韦左司有其冲和。”^②这不仅把陶诗的特点，而且将其深远影响讲得很清楚。所谓：“胸次浩然”，就是诗人能除情去欲，任真自然，这是以物观物的心理基础。陶渊明早年受儒家淑世济民思想影响，有过建功立业的壮志，徙倚徘徊于仕隐之间，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解印去职，息隐田园。他的行止和诗文给人一种平和宁静而淡远的感受，犹如秋日的阳光，展示了一个遗落名利、自然纯朴的境界，这是一种东方文化模式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象征。“道”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，陶渊明享有“知道”、“闻道”、“见道”的盛誉。辛弃疾说陶“身似枯株心似水，此非闻道谁闻”（《书渊明诗后》）^③；罗大经说：

“渊明可谓知道之士”（《鹤林主露》）；贺贻孙说：“大抵彭泽乃见道者”（《诗筏》）。当代学者袁行沛先生也认为，自然之于陶渊明，是道之所存，是人伦日用的基础，是人生修为的最高目的和价值。自然在陶氏看来，不是神，不是遥远的彼岸，也不是绝对的观念和宇宙的精神，而是宇宙一切变化的规则。因而人应在自然中发现真趣，获得真谛，最终找到人生的归宿和去所。《归去来兮辞》以“舟遥遥以轻扬，风飘飘而吹衣”表现辞官归家途中愉悦之情；《和郭主簿》以“凯风因时来，回飏开我襟。息交游闲业，卧起弄书琴”写闲居之雅；《归田园居之三》以“晨光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”写躬耕之乐。《归田园居之一》更集中地描绘了远离世俗名利之后，与自然冥合无间的理想的田园生活：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巅……”所谓返朴归真，陶渊明是也。陶在山水田园中，完全进入一种没有计较、没有造作、超越一切价值判断的自在自为的心灵之境。以这种自然心灵观照天地万物，则主体完全消融于客体之中，是一种典型的“无我之境”。这里所谓“无我”，表面看来，诗人泯灭了自我和个性，实质上是超越了自我的局限。大千世界，宇宙万物，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诗人审美观照的对象，从中发现“真意”，诗人的小我完全变成了宇宙的大我，人类与宇宙同体之后获得了“纵浪大化中”的精神自由。

以华兹华斯为典范的西方诗人则多是站在自然面前，理性地认识自然的属性及其社会效用。他们往往是以充满情